

【建筑文化】

DOI:10.15986/j.1008-7192.2021.05.008

《园冶》的文学特征与文化意蕴

张 华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计成的《园冶》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造园学专著,也是文学成就很高的论说散文,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和浓厚的文化意蕴。《园冶》综合运用对偶、排比、用典等多种修辞手法,句式整齐,韵律和谐,辞藻华丽,意象丰富,意境优美,含蓄蕴藉,耐人寻味,形成了与古典园林美和谐统一的文风,其中既体现了道法自然的道家哲学,彰显寻幽之趣,又兼具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追求雅致之美。这些都是古代造园家留下的宝贵经验,对后世造园著作影响深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园冶》;文学特征;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TU98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1)05-0060-08

明代造园家计成的《园冶》在中国古代造园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此书除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外,更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他系统阐述了建筑文化与造园艺术的有机关系,立论清楚,逻辑合理”(《园冶注释·总序》)^[1]。不仅如此,《园冶》还以其鲜明的文学特征和深厚的文化意蕴,成为历代造园著作的典范,对后世造园艺术及造园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园冶》的文学成就,早已受到学界的关注与肯定。陈植评之曰:“计氏以工诗、能文、善画、好游。将文学、美术、游历各家特性,集于一身,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而计氏诗、文、画、园可称四绝。关于造园,所见所作,宜其有独具只眼,不同凡响矣。”^[2]⁷⁵此言并非溢美之词。学界对《园冶》文学特征及文化意蕴的研究,主要分为美学阐释和修辞品析两种类型。美学阐释方面,李世葵从“自然”理想、“如画”特征、“雅”为格调等方面对《园冶》进行了美学观照^[3],李鹏从《园冶》的结构之美、语言之美、意象之美、意蕴之美等层面作了分类探究^[4];修辞品析方面,张薇在骈体句式、用典、图文并茂等方面对《园冶》进行了探析^[5]¹⁹⁹⁻²⁸⁴,金学智则从骈偶相对、奇偶互生、摹状连绵、铺排事类、诗情画意、立象尽理等方面作了文学品读^[6]⁷⁰⁹⁻⁷²⁶。这些论述多有

创见,对我们认识《园冶》的文学特征和文化意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学界对于《园冶》修辞手法与文学特征、审美崇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关注较少,且在其文风对后世造园著作的影响方面罕有论述。以文本细读法,重新梳理《园冶》的文学特征、文化意蕴及其文风对后世造园著作的影响,可以略观其理,概览其神。

一、《园冶》的文学特征

《园冶》作为造园学专著,虽然“文体特殊,用辞古拙,令人生畏,夙称难解”^[1]³,却文辞优美,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

1. 对偶排比,韵散结合,声律和谐

《园冶》行文多用对偶句法,亦称骈骊、四六。兹列《园说》数语,以窥全豹:

地偏为胜,开林择剪蓬蒿;景到随机,在涧共修兰芷。

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

结茅竹里,浚一派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翠。

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远峰偏宜借景,秀色堪餐。

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白苹红蓼，鸥盟同结矶边。

凉亭浮白，冰调竹树风生；暖阁偎红，雪煮炉铛涛沸。

这些语句对仗工稳，句式整齐，抑扬顿挫，韵律和谐，又不乏变化，颇具美感。《园冶》对仗类型可以分为齐言单联型（双四式、双五式、双六式、双七式）、齐言复联型（四四式、六六式）、杂言复联型（四六式、四七式、四八式、四九式、五四式、五六式、六四式、六五四式、七五四式）三大类，每一大类又有许多类型，对仗方式又分为当句对、单句对、隔句对、长联对等^{[6]19-25}，颇具整饬之美，兹举数例如下：

窗牖无拘，随宜合用；栏杆信画，因境而成。制式新番，裁除旧套；大观不足，小筑允宜。（《园说》）

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悬，有平而坦……闲闲即景，寂寂探春。好鸟要朋，群麋偕侣……千峦环翠，万壑流青。欲藉陶舆，何缘谢屐。（《相地·山林地》）

堂虚绿野犹开，花隐重门若掩。掇石莫知山假，到桥若谓津通。桃李成蹊，楼台入画。围墙编棘，窦留山犬迎人；曲径绕篱，苔破家童扫叶。秋老蜂房未割，西成鹤廪先支。安闲莫管稻梁谋，沽酒不辞风雪路。归林得意，老圃之余。（《相地·村庄地》）

两三间曲尽春藏，一二处堪为暑避。隔林鸠唤雨，断岸马嘶风。花落呼童，竹深留客。任看主人何必问，还要姓字不须题。须陈风月清音，休犯山林罪过。韵人安襄，俗笔偏涂。（《相地·郊野地》）

掇山之始，桩木为先，较其短长，察乎虚实。顺势挖其麻柱，谅高挂以称竿。绳索坚牢，扛台稳重。立根铺以粗石，大块满盖桩头；堑里扫以查灰，着潮尽钻山骨。（《掇山》）

小仿云林，大宗子久。块虽顽劣，峻更嶙峋，是石堪堆，便山可采。石非草木，采后复生，人重利名，近无图远。（《选石》）

除对仗之外，《园冶》排比句式也十分多见，如：

梧阴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栽梅绕屋；结茅竹里，浚一派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翠，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园说》）

芍药宜栏，蔷薇未架；不妨凭石，最厌编屏；未久重修，安垂不朽？片山多致，寸石生情。（《相地·城市地》）

团团篱落，处处桑麻；凿水为濠，挑堤种柳；门楼知稼，廊庑连芸。（《相地·村庄地》）

或翠筠茂密之阿，苍松蟠郁之麓；或借濠濮之上，入想观鱼；倘支沧浪之中，非歌濯足。（《立基·亭榭基》）

以排比句式，夹杂对偶句，每一层语义力避重复，各不相同。

诸如“常余半榻琴书，不尽数竿烟雨”“涧户若为止静，家山何必求深”“探梅虚蹇，煮雪当姬”“固作千年事，宁知百岁人”（《相地·傍宅地》），“长廊一带回旋，在竖柱之初，妙于变幻；小屋数椽委曲，究安门之当，理及精微”“奇亭巧榭，构分红紫之丛；层阁重楼，迥出云霄之上”（《屋宇》），“半楼半屋，依替木不妨一色天花；藏房藏阁，靠虚檐无碍半弯月牖”（《装折》），“未山先麓，自然地势之嶙嶒；构土成冈，不在石形之巧拙”“宜台宜榭，邀月招云；成径成蹊，寻花问柳”（《掇山》），皆对仗工稳，妙语连珠，颇具意境美，似联语，更似格言。

不唯如此，《园冶》还兼顾韵律美，平仄对应、黏连关系以及重言、双声、叠韵等连绵词的使用，形成声韵流转的诗化语言，达到了声、韵、调和谐的审美效果：

平仄对应：

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远峰偏宜借景，秀色堪餐。（《园说》）

平仄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

嫣红艳紫，欣逢花里神仙；乐圣称贤，足并山中宰相。（《借景》）

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平平仄仄。

黏连关系：

紫气青霞（平），鹤声送来枕上（仄）；白苹红蓼（仄），鸥盟同结矶边（平）。看山上个篮舆（平），问水拖条柂杖（仄）；斜飞蝶雉（仄），横跨长虹（平）；不羡摩诘辋川（平），何数季伦金谷（仄）。（《园说》）

红衣新浴（仄），碧玉轻敲（平）。看竹溪湾

(平),观鱼濠上(仄)。山容靄靄(仄),行云故落凭栏(平);水面鱗鱗(平),爽气觉来欹枕(仄)。(《借景》)

连绵词:

重言:

闲闲即景,寂寂探春……送涛声而郁郁,起鹤舞而翩翩。(《相地·山林地》)

片片飞花,丝丝眠柳。山容靄靄……水面鱗鱗……云冥黯黯,木叶萧萧。(《借景》)

双声或叠韵:

围墙隐约(双声)于萝间,架屋蜿蜒(叠韵)于木末。

纳千顷之汪洋(叠韵),收四时之烂漫(叠韵)。

刹宇隐环窗,彷彿(双声)片图小李;岩峦堆劈石,参差(双声)半壁大痴。(《园说》)

高方欲就亭台(双声),低凹可开(双声)池沼;卜筑(叠韵)贵从水面,立基(叠韵)先究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相地》)

取巧(双声)不但玲珑(双声),只宜(叠韵)单点(双声)。(《选石》)

此外,《园治》部分段落还注意到了押韵,如:

倘嵌他人之胜,有一线相通,非为间绝,借景偏宜;若对邻氏之花,才几分消息;可以招呼,收春无尽。架桥通隔水,别馆堪图;聚石叠围墙,居山可拟。多年树木,碍筑檐垣;让一步可以立根,斫数桠不妨封顶。斯谓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相地》)

此段之中,在句式参差变化之外,宜、息、拟、易、体等韵脚押韵,读来抑扬顿挫、韵律和谐、朗朗上口,堪称美文。

《园治》并非全用对偶骈语,而是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夹杂一些散句。如“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可筑,邻虽近俗,门掩无哗”(《相地·城市地》),“郊野择地,依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相地·郊野地》)等,以骈散结合的方式,尽显自由灵活、一脉贯通的文气,有酣畅淋漓之美。

2. 辞藻华丽,意象丰富,意境优美

《园治》善用夸饰性辞藻修饰文句,对色彩、形

态、数量等皆有修饰。色彩修饰,如“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白苹红蓼,鸥盟同结矶边”“凉亭浮白,冰调竹树风生;暖阁偎红,雪煮炉铛涛沸”(《园说》),“素入镜中飞练,青来郭外环屏”(《相地·城市地》),“寓目一行白鹭,醉颜几阵丹枫”(《借景》),紫、青、白、红、素、丹等颇具视觉冲击力的词语,悦目怡情。形态修饰,如“窗虚蕉影玲珑,岩曲松根盘礴”(《相地·城市地》),“隔林鸠唤雨,断岸马嘶风”(《相地·郊野地》),“曲曲一湾柳月,濯魄清波;遥遥十里荷风,递香幽室”(《立基》)等,或以“玲珑”“盘礴”状蕉影、松根之态,或以“鸠唤”“马嘶”形容风雨之貌,或以“曲曲”“遥遥”拟柳月、荷风之容,莫不情貌毕现,栩栩如生。数量修饰,如“结茅竹里,浚一派之长源;障锦山屏,列千寻之耸翠”(《园说》),以“一”与“千”的强烈对比,描摹山之高、水之长,“洗出千家烟雨,移将四壁图书”(《相地·城市地》),“静扰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园说》),以千家极言烟雨之广,以四壁、一榻极言图书之多,十分妥帖。

《园治》还以叠字、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对文句进行修饰。如“送涛声而郁郁,起鹤舞而翩翩”(《相地·郊野地》),“山容靄靄,行云故落凭栏;水面鱗鱗,爽气觉来欹枕”(《借景》),以“郁郁”形容涛声,以“翩翩”形容鹤舞,以“靄靄”拟山容,以“鱗鱗”状水貌。拟人如“夜雨芭蕉,似杂鲛人之泣泪;晓风杨柳,若翻蛮女之纤腰”(《园说》),比喻如“排如炉烛花瓶,列似刀山剑树”(《掇山》),形象生动,随处可见。

《园治》善用视觉意象、听觉意象、动觉意象等多种富有诗意的意象营造优美的意境。如“刹宇隐环窗,彷彿片图小李;岩峦堆劈石,参差半壁大痴”(《园说》),借“片图小李”“半壁大痴”两个典故做比喻,赋予刹宇、环窗、岩峦、劈石等常见物象以诗意,使其成为极富画面感的典型意象。“寓目一行白鹭,醉颜几阵丹枫”(《借景》),白鹭、丹枫本身就是典型的代表时令的视觉意象。“夜雨芭蕉,似杂鲛人之泣泪”(《园说》),听觉将“夜雨芭蕉”和“鲛人泣泪”两个意象联系在一起。“幽人即韵于松寮,逸士弹琴于篁里”(《借景》),即韵、弹琴两个听觉意象凸显了幽人、逸士的闲情雅趣。“养鹿堪游,种鱼可捕”(《园说》),“编篱种菊,因之陶令当年;锄岭

栽梅,可并庾公故迹”(《立基》)中的“养”“游”“种”“捕”“编”“种”“锄”“栽”等动态意象则赋予静态的园林以生机与活力。这些意象的综合运用,不仅营造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优美意境,凸显了园林之美,而且寄寓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审美情趣。

3. 使事用典,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中国园林妙在含蓄,一山一石耐人寻味”^{[7]4},“计氏诗性天成,梦笔生花,故《园冶》言丘壑泉石,似实而虚,似是而非,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若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与道俱往,着手成春”^{[8]343},诚然,《园冶》行文深具含蓄蕴藉之美,其句式长短不拘,抑扬顿挫,颇似词体。使事用典是填词常用技法,北宋李清照在《词论》中十分重视“故实”^{[9]226},并以之评论秦观、黄庭坚词,南宋张炎《词源》专论“用事”,认为“词用事最难,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用事不为事所使”^{[10]20},体认著题,指以内容为中心,为表达主题思想服务;融化不涩,指用事要与行文风格统一、自然流贯、浑然一体。用典对于词体含蓄美的形成意义重大。但是,词中用事并非易事,一方面要妥帖恰当,另一方面要丰富词的内涵,为内容服务。《园冶》用典可分事典和语典两大类,或明用,或暗用,或正用,或反用,或借用^{[11]122},都紧扣主题,十分自然妥当。

事典如:

欲藉陶舆,何缘谢屐。(《相地·山林地》)

编篱种菊,因之陶令当年;锄岭栽梅,可并庾公故迹。(《立基》)

嫣红艳紫,欣逢花里神仙;乐圣称贤,足并山中宰相。《闲居》曾赋,“芳草”应怜;扫径护兰芽,分香幽室;卷帘邀燕子,闲剪轻风。(《借景》)

五亩何拘,且效温公之独乐;四时不谢,宜偕小玉以同游。(《傍宅地》)

其中陶舆、谢屐、陶令种菊、庾公栽梅、山中宰相、司马温公造独乐园等皆有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可以提示用意,暗示主题。

语典如:

房廊蜿蜒,楼阁崔巍,动“江流天地外”之情,合“山色有无中”之句。(《立基》)

楼阁之基,依次序定在厅堂之后,何不立

半山半水之间,有二层三层之说,下望上是楼,山半拟为平屋,更上一层,可穷千里目也。(《立基·楼阁基》)

寓目一行白鹭,醉颜几阵丹枫。眺远高台,搔首青天那可问;凭虚敞阁,举杯明月自相邀。(《借景》)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原为王维《汉江临眺》诗句;“更上一层,可穷千里目”化用王之涣《登鹳雀楼》“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句;“一行白鹭”出自杜甫《绝句》“一行白鹭上青天”句;“搔首”出自《诗经·邶风·静女》“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句;“青天那可问”化用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句;“举杯明月自相邀”化用李白《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句。《园冶》对典故的运用十分贴切,乍视不明,细品有味,妙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姜白石词用事入妙,其要诀所在,可于其《诗说》见之,曰:‘僻事实用,熟事虚用。’‘学有余而约以用之,善用事者也。乍叙事而间以理言,得活法者也。’”^{[12]119}《园冶》用典可谓不晦、不肤、不多、不板,做到了“无事障”,同时,借助典故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蕴,大大丰富了文辞的内涵,这一行文特点恰与园林艺术重含蓄美、意境美的审美特征相契合,也与园林艺术网罗众家、包罗万象的文化意蕴相契合。

二、《园冶》的文化意蕴

《园冶》不唯有优美的文辞,还颇具文化意蕴,其中既有道法自然的道家哲学,也有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还包括儒道互补的美学追求。

1. 寻幽之趣与道法自然

《园冶》将造园所要达到的意境和艺术效果简要概括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一主旨恰与“道法自然”的道家哲学一脉相承。关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内涵,众说纷纭,或认为其为《园冶》设计艺术的境界和造园的指导思想^[13],或认为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风格,中国园林成熟发展的理论灯塔和实践方向^{[3]117},或认为其为人工美与天然美的矛盾统一^[14]。其实,《园冶》所论较多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闲情逸趣,追求“幽”“雅”“闲”的“天然之

趣”,建筑、山水、花木等构园要素皆以“自然”为主导,力图呈现出诗与画的意境美,艺术剪裁虽经人工创造,但要自然天成,不露斧凿痕迹。

《园冶》推崇“悠悠烟水,澹澹云山;泛泛鱼舟,闲闲鸥鸟”(《相地·江湖地》)的自然和谐之美,在造园方面也以自然和谐为准则。如选址,“园基不拘方向,地势自有高低”(《相地》);如叠山,“掇石须知占天,围土必然占地,最忌居中,更宜散漫”;如安置亭廊,“安亭有式,基立无凭”,长廊“随形而弯,依势而曲或蟠山腰,或穷水际,通花渡壑,蜿蜒无尽”,亭子、长廊等建筑建于何处,如何建造,都要考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须与景色相协调,与环境相统一,体现自然之美。破坏自然和谐的做法,都是构园之大忌。如在厅堂前置山,忌“耸起高高三峰,排列于前”。长廊“宜曲宜长则胜”,忌直而短。楼阁忌建在厅堂前,可“立半山半水之间”“下望上是楼,山半拟为平屋,更上一层,可穷千里目也”。“多年树木,碍筑檐垣;让一步可以立根,斫数桠不妨封顶。斯谓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相地》),建造雕栋飞楹的楼阁容易,栽种古槐大树艰难,如若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相冲突时,要以保留自然景观为原则。“洞宽丈余,可设集者,自古鲜矣!上或堆土植树,或作台,或置亭屋,合宜可也”(《掇山·洞》),所谓“合宜”即是以“自然”为法则。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要求造园者在建筑的构造、空间的布置、花木的点缀、奇石的安放等方面,因地制宜,得天然之趣,既体现自然之妙,又具有和谐之美,而不是单纯地摹仿自然。只有这样,园林才会因自然条件不同而各具特色。如苏州拙政园因地制宜,将原来的一片洼地改造成池水迂回环抱,崖壑、花木、屋宇相互掩映的园林景观,堪称“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佳作。《借景》中云:

芸衣不耐凉新,池荷香绾;梧叶忽惊秋落,
虫草鸣幽。湖平无际之浮光,山媚可餐之秀
色。寓目一行白鹭,醉颜几阵丹枫。眺远高
台,搔首青天那可问;凭虚敞阁,举杯明月自相
邀。冉冉天香,悠悠桂子。

这段话可以看作《园冶》道法自然的诗意表达。

基于对自然之美的独钟,《园冶》多处体现了对自然幽静之趣的追求。“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可筑,邻虽近俗,门掩无哗”“足征市隐,犹胜

巢居,能为闹处寻幽,胡舍近方图远;得闲即诣,随兴携游”(《相地·城市地》),在选址时强调闹中取静,避免喧哗之所。“寻幽移竹,对景莳花”(《立基》),“竹坞寻幽,醉心既是”(《园说》),“竹里通幽,松寮隐僻”(《相地·山林地》),“似多幽趣,更入深情”(《相地·郊野地》),无论是寻幽、通幽还是对幽趣的重视,都是对自然美的追求,体现了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的心态。《道德经》云“万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专气致柔,能婴儿乎”,都强调了宁静的重要性。对幽静之趣的追求,蕴含着道家深刻的生命哲学。

2. 雅致之美与经世致用

《园冶·自序》载,计成居润州,指导假山布置以及对元朝温相故园的改造,使其“播名于远近”“益复自喜”^{[1]42},遂有《园冶》其书,此书撰述的目的,旨在为后人造园提供借鉴。而在造园理论中,强调在自然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最为典型的是“巧于因借,精在体宜”的著名论断,这也是我国传统的造园原则和手段。

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愈非
匠作可为,亦非主人所能自主者,须求得人,当
要节用。“因”者:随基势之高下,体形之端正,
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
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
者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
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
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
体”者也。体、宜、因、借,匪得其人,兼之惜费,
则前工并弃,既有后起之输、云,何传于世?予
亦恐浸失其源,聊绘式于后,为好事者公焉。
(《兴造论》)

“因”指如何利用园址的客观条件加以改造加工,“借”引进、纳入,指园内外的关联。有学者认为计成旨在利用“因借”的核心概念来消解园林创作里的人工痕迹^{[15]136}。“体”,或认为指园林全局或整体,包括内在布局和外在表现风格^{[3]131},或认为即“得体”,要求园林主人身份、文化素养和园林风格有一致性^{[16]10}。“宜”指合宜、适宜,要求园林景观布置应随环境的不同而做出相应的处理,使各要素之间产生有机联系,形成恰到好处的内在结构和外

在形象。“因”“借”“体”“宜”四者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密切相关。《园治》特别强调“借景”，认为借景为“林园之最要者也”，原则是“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晴峦耸秀，绀宇凌空”等一切可以看到的美景，都可通过借景的手法收入园中，为我所用。造园者因势布局，随机因借，匠心独运，即可做到“精而合宜”“巧而得体”。

郑元勋在《园治·题词》中云：“所苦者，主人有丘壑矣，而意不能喻之工，工人能守，不能创，拘牵绳墨，以屈主人，不得不尽贬其丘壑以循，岂不大可惜乎？此计无否之变化，从心不从法，为不可及；而更能指挥运斤，使顽者巧、滞者通，尤足快也。……所谓地与人俱有异宜，善于用因，莫无否若也。”^[1]³⁷这正是《园治》的一大贡献。

儒家思想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经世致用。除了提出“巧于因借”的论断之外，《园治》多处肯定了人工的作用。

筑垣须广，空地多存，任意为持，听从排布，择成馆舍，余构亭台；格式随宜，栽培得致。
(《立基》)

前添敞卷，后进余轩。必有重椽，须支草架。高低依制，左右分为。(《屋宇》)

掩宜合线，嵌不窥丝。落步栏杆，长廊犹胜，半墙户牖，是室皆然。(《装折》)

石在土中，随其大小具体而生，或成物状，或成峰峦，巉岩透空，其眼少有宛转之势，须借斧凿，修治磨砻，以全其美。(《选石·灵璧石》)

英州含光、真阳县之间，石产溪水中，有数种：一微青色，间有通白脉笼络；一微灰黑，一浅绿。各有峰、峦、嵌空穿眼，宛转相通。其质稍润，扣之微有声。可置几案，亦可点盆，亦可掇小景。有一种色白，四面峰峦耸拔，多棱角，稍莹彻，而面有光，可鉴物，扣之无声。采人就水中度奇巧处凿取，只可置几案。(《选石·英石》)

夫葺园圃假山，处处有好事，处处有石块，但不得其人。欲询出石之所，到地有山，似当有石，虽不得巧妙者，随其顽劣，但有文理可也。曾见宋·杜绾《石谱》，何处无石？予少用过石处，聊记于右，余未见者不录。(《选石》)

《园治》重视造园的实用功能，多从便于观览和安全可靠的角度考虑。

阁皆四敞也，宜于山侧，坦而可上，便以登眺，何必梯之。(《掇山·阁山》)

内室中掇山，宜坚宜峻，壁立岩悬，令人不可攀。宜坚固者，恐孩戏之预防也。(《掇山·内室山》)

《园治》对造园名词的解释，多宗儒家经典。如对“室”解释，引《尚书》有“壤室”，《左传》有“窟室”，《文选》载“旋室娟以窈窕”等经典文献进一步阐释。对“房”的解释引《释名》，对“楼”的解释引《说文》《尔雅》。对台、亭、榭的解释，引《释名》等。

《园治》文末云：

崇祯甲戌岁，予年五十有三，历尽风尘业游已倦，少有林下风趣，逃名丘壑中，久资林园，似兴世故觉远，惟闻时事纷纷，隐心皆然，愧无买山力，甘为桃源溪口人也。自叹生人之时也，不遇时也；武侯三国之师，梁公女王之相，古之贤豪之时也，大不遇时也！何况草野疏愚，涉身丘壑，暇著斯“治”，欲示二儿长生、长吉，但觅梨栗而已。故梓行，合为世便。

这段乃作者的夫子自道，所谓“合为世便”，即《园治》刊刻出版，以便广为流传，造福后人。郑元勋在《园治·题词》中感叹道：“古人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曰：‘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园治》的刊行，弥补了古来无造园专著问世的遗憾，可谓金针度人，充分体现了计成经世致用的造园思想。

受儒家“美善合一”审美观的影响，《园治》也以雅致之美为园林艺术的审美追求。“半间一广，自然雅称，斯所谓‘主人之七分’也”(《园说》)，“内构斋、馆、房、室，借外景，自然幽雅，深得山林之趣”(《立基·书房基》)，“时遵雅朴，古摘端方”(《屋宇》)，“栏杆信画化而成，减便为雅”(《装折》)，“门窗磨空，制式时裁，不惟屋宇翻新，斯谓林园遵雅”(《门窗》)，“从雅遵时，令人欣赏，园林之佳境也”(《墙垣》)，“园林砌路，做小乱石砌如榴子者，坚固而雅致，曲折高卑，从山摄壑，惟斯如一”(《铺地》)，“多方景胜，咫尺山林，妙在得乎一人，雅从兼于半土”(《掇山》)，无论是立基、屋宇、装折、门窗，还是墙垣、铺地、掇山，都以幽雅、雅朴、雅致为目标，从雅、遵雅是造园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计成对雅致美的追求也在《园治》典雅的文辞中得到了充分的

体现。

雅与俗是相对而言的,从雅的另一面是却俗。“‘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疃,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兴造论》)“俗则屏之,嘉则收之”是借景的关键。“市井不可园也;如园之,必向幽偏可筑,邻虽近俗,门掩无哗”(《相地·城市地》),在幽偏之处造园可以抵御市井的俗气。“画彩虽佳,木色加之青绿;雕镂易俗,花空嵌以仙禽”(《屋宇》),“有用鹅子石间花纹砌路,尚且不坚易俗”(《铺地·乱石路》),“曲水,古皆凿石槽,上置石龙头喷水者,斯费工类俗”(《掇山·曲水》),屋宇的雕镂、道路的铺设、曲水的设计等皆以不俗为妙。“佳境宜收,俗尘安到”(《门窗》),“市俗村愚之所为也,高明而慎之”(《墙垣》),“路径寻常,阶除脱俗”(《铺地》),“俗人只知顽劣,而不知奇妙也”(《选石·黄石》),《园冶》追求的是高明审慎、超尘脱俗的造园境界,其对雅致美的强调,是对当时造园界庸俗做法的匡正,具有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道法自然的道家哲学还是经世致用的儒家思想,《园冶》都兼收并蓄,兼顾清幽之趣与雅致之美。阮大铖在《治叙》中称,计成“人最质直,臆绝灵奇,依气客习,对之而尽。所为诗画,甚如其人”^{[1]32},其《园冶》与其诗画一样,也是其性情的自然流露,体现了儒道互补的美学追求。

三、《园冶》文风之影响

作为旨在指导后人造园的理论著作,在浸淫传统文化、图文并茂的同时,兼具文辞之美,殊为难得。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园冶》的文辞之胜,也使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使其声名远播,广为传颂,终为造园经典著作。后来很多著作,如沈复《浮生六记》、李渔《闲情偶记·居室部》乃至陈植翻译《园冶》、陈从周《说园》等,在论述造园艺术时都借鉴了《园冶》的文辞之美。《浮生六记·闺房记乐》载沈复、芸娘二人初到沧浪亭的见闻:

进门折东,曲径而入。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循级至亭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渐觉风生袖底,月到被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17]15}。

《闲情偶记·居室部》写房舍、山石的话语:

故柱不宜长,长为招雨之媒;窗不宜多,多为匿风之薮;务使虚实相半,长短得宜。(《闲情偶记·居室部·房舍第一》)^{[18]184}

瘦小之山,全要顶宽麓窄,根脚一大,虽有美状,不足观矣。(《闲情偶记·居室部·山石第五》)^{[18]223}

使其平而可坐,则与椅榻同功;使其斜而可倚,则与栏杆并力;使其肩背稍平,可置香炉茗具,则又可代几案。(《闲情偶记·居室部·山石第五》)^{[18]225}

这些与造园相关的语言或对仗,或排比,整饬典雅,含蓄蕴藉,耐人寻味,与《园冶》文风颇为相似。

《园冶·借景》云:

高原极望,远岫环屏,堂开淑气侵人,门引春流到泽。嫣红艳紫,欣逢花里神仙;乐圣称贤,足并山中宰相。《闲居》曾赋,“芳草”应怜;扫径护兰芽,分香幽室;卷帘邀燕子,闲剪轻风。片片飞花,丝丝眠柳。寒生料峭,高架秋千,兴适清偏,怡情丘壑。顿开尘外想,拟入画中行。

陈植译曰:

高原眺望无际,远山环抱如屏。堂开有和风迎人而来;门前见春水流入池沼。在娇艳红紫中,欣逢花里神仙;乐圣称贤,足比山中宰相。园中景物,四时不同。在春天:可像潘岳的赋咏《闲居》;也如屈原的独怜“芳草”。扫除花径,保护兰芽,使幽室内分来香气;卷起竹帘,来迎燕子,像春风中翻飞剪刀。落花片片地飞舞,弱柳丝丝地低垂。春寒还在逼人,秋千高高架起,闲时充满雅兴,丘壑用以寄情。想出尘世外,似入画中行^{[1]244}。

这段译文在保留文义的基础上,用典雅、整齐的对偶句式,对原文进行了阐释,读来明白晓畅又不乏美感,显然受到了《园冶》文风的影响。

陈从周的造园论著语言含蓄优美,颇具《园冶》遗风。如:

郊园多野趣,宅园贵清新。野趣接近自然,清新不落常套。(《说园》)^{[7]10}

石无定形,山有定法。所谓法者,脉络气

势之谓,与画理一也。诗有律而诗亡,词有谱而词衰,汉魏古风、北宋小令,其卓绝处不能以格律绳之者。至于学究咏诗,经生填词,了无性灵,遑论境界。造园之道,消息相通。(《续说园》)^{[7]17}

山不在高,贵有层次。水不在深,妙于曲折。峰岭之胜,在于深秀。^{[7]29}

佳作必拼合自然,曲具画理,缩地有法,观其局部,复察全局,反复推敲,结论遂出。(陈从周《说园(三)》)^{[7]32}

语句凝练典雅、含蓄隽永、耐人寻味,与《园冶》文风一脉相承。

《园冶》无论是文辞之美,还是道法自然趣在寻幽、经世致用追求雅致的文化意蕴,都是古代造园家留下的宝贵经验,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参 考 文 献

- [1] 计成. 园冶注释 [M]. 陈植,注释. 杨伯超,校订. 陈从周,校阅.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 [2] 陈植. 陈植造园文集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 [3] 李世葵.《园冶》园林美学研究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4] 李鹏. 计成《园冶》的文学价值 [D]. 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18.
- [5] 张薇.《园冶》文化论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6] 金学智. 园冶多维探析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
- [7] 陈从周. 梓翁说园 [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 [8] 艾定增. 读《园冶全释》有感 [M] // 张家骥. 园冶全释.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 [9] 王仲闻. 李清照集校注 [M]. 北京:中华书局,2020.
- [10] 张炎. 词源注 [M]. 夏承焘,校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 [11] 莫道才. 骈文通论 [M]. 济南:齐鲁书社,2010.
- [12] 刘熙载. 艺概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13] 张燕. 山阴道上 宛然镜游:论《园冶》的设计艺术思想 [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6–81.
- [14] 余树勋. 计成和《园冶》[J]. 园艺学报,1963(1):59–68.
- [15] 董豫赣. 浑然天成:化境八章(二) [J]. 时代建筑,2008(5):134–139.
- [16] 朱有珍. 岁月留痕:朱有珍文集 [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 [17] 沈复. 浮生六记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 [18] 李渔. 闲情偶寄 [M]. 江巨荣,卢寿荣,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The Literary Features and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Yuanye*

ZHANG Hua

(School of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Law, Xi'an Univ. of Arch. and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Ji Cheng's *Yuanye* or Art of Garden-Building is the only monograph on gardening in Chinese history and also an essay of high literary achievement with distinct literary features and strong cultural implications. Using a variety of rhetoric techniques like antithesis, parallelism and allusion, *Yuanye* is rich in neat sentence patterns, harmonious rhythm, gorgeous rhetoric, rich images, beautiful artistic conception, refined and reserved implication and provoking thought, which forms a style of writing that is harmonious and unified with the beauty of classical gardens. It embodies not only the Taoist philosophy that Tao models itself after nature to be keen on a peaceful and secluded place, but also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s in reality to pursue the beauty of elegance. These are the precious experiences left by the ancient gardeners, which hav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later gardening works and great reference value.

Key words: *Yuanye*; literary features; cultural implication; influence

【编辑 吴晓利】